

黑河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黑河市委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4年8月

于清



编辑说明

为了贯彻落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的“根据统一战线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的任务，推动我市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使文史资料工作更好地为历史研究和教学服务，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政协黑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出版不定期的内部刊物《黑河文史资料》。

政协黑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自一九八三年一月成立以来，得到了党内老同志、各界人士和有关单位的支持。截止目前，已征集、整理了近二十万字的历史资料，其中十五篇抗沙俄侵略斗争的史料和一篇《黑河的日本特务机关》史料共十二万余字，已在《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二期用专辑形式出版发行。现在和读者见面的《黑河文史资料》创刊号，则集中发表了解放初期，我党开辟黑河地区根据地，进行建政剿匪斗争的史料，其中大都是作者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我们仅以此书向建国三十五周年献礼。

我市文史工作起步较晚，经验少，在编辑工作中一定会存在某些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本刊按照

撰写文史资料的“三亲”原则，发表的史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但由于个人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详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希望党内老同志和各界人士予以补充和订正。

本刊将遵循“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这一指导思想，进一步搞好我市的文史资料工作，努力把《黑河文史资料》办好。

目 录

黑河人民怀念王肃司令员·····	孙 力 (1)
往事漫忆·····	岳 林 (12)
我在黑河的日子里·····	李冷斋 (18)
一次以少胜多、以守为攻的战斗·····	贾封五 (35)
在保卫黑河的战斗中·····	张丕纪 (39)
薛志侠烈士·····	王淑华 (45)
傅振林烈士·····	王淑华 (47)
在黑河参加剿匪斗争的岁月·····	王 钧 (49)
黑河剿匪斗争的回忆·····	廖中符 (55)
回忆在黑河剿匪斗争的情况·····	吴生开 (64)
回族爱国人士韩子和·····	韩来兴 (67)
黑河、瑗珲开辟记·····	祁学俊 (73)
悼念陈庆山烈士·····	陈凌山 (95)
记黑河鄂伦春族定居前后·····	单景春 (101)

黑河人民怀念王肃司令员

孙 力

一九四五年我党开辟黑河工作时，黑河地委（中心县委）和黑河军分区司令部设在“大兴街”（今王肃大街，黑河日报社），第一任司令员兼地委书记王肃同志就是在这里领导黑河人民开始党、政、军的建设工作的。

一九四六年六月，王肃同志不幸壮烈牺牲后，黑河人民为了缅怀王肃烈士，把王肃司令员生前战斗过的地方——大兴街，改名为王肃大街。在这条街东端的花园里还修建了王肃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塔。如今，这座重新修建的公园又命名为王肃公园。黑河最早的一座海兰电影院改名为王肃影院。王肃烈士遇难附近的一座公路桥称之为王肃桥……王肃烈士的名字和这里的一草一木紧紧联系在一起。王肃烈士的名字已铭刻在黑河人民的心中，王肃同志的英雄事迹将永远在黑河人民中传颂：

少年怀壮志

王肃，原名王玉纯，一九一四年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县金太牛录村（今兴隆公社）一个世代农民家庭。幼年在本乡小学读书，因为家庭生活贫困，初小毕业后，就在家帮助父母干活。由于他求知心切，后来又进入村里收费很少的私塾馆就读。他白天放猪，晚上学习。天黑夜深不敢回家，他上学时就带着一把小鞭子，放学后常常是伴随着一路鞭声跑回家里。

王肃自幼聪明好学，每天除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外，自己还找些课外书籍看，就是去野外放猪也要带上一本书，一边放猪，一边看书。

一九二九年，他又考入了食宿免费的新民师范学校。入学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功课，成绩优秀，文章写得也很出色，颇受教师和同学的赞赏，班里同学称他为“圣人”。

一九三一年，在师范尚未毕业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为免遭不幸，母亲让他随外祖母去北京的舅父家，但他不甘心放弃学习，度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一九三二年，他在大哥王玉仑的资助之下，又进入了北平东北流亡中学高中班学习。由于他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学习成绩十分优异，在高中二年时，他便以同等学历，提前考入了东北大学法学院俄文组。

王肃同志进入大学以后，不仅学习努力而且积极参加军体训练和各项社会活动，十分关注时局的发展，经常阅读报刊杂志，目睹国民党把祖国的大好山河拱手交给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激起了他强烈的抗日爱国热情。他以笔为武器，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投降罪行，不断给北平抗日小报撰写稿件。在校内他常常给壁报写稿。当纪念东北“九一八”事变三周年时，他在“为收复东北失地而刻苦学习”为题的文章中写到：“……东北义勇军和家乡父老，为收复东北流血牺牲，我们东北青年，要以全部力量努力学习，锻炼身体，时刻准备为收复家乡贡献一切！”

一九三五年，北平发生了“一二·九”、“一二·一六”救亡运动，王肃同志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他还向东北同学宣传：要接受“九一八”事变的教训，“九一八”事变是因为我们没有准备，而造成沈阳很快失守，东北沦陷。这

次我们大学生要发扬“五四”的传统，到群众中去，把真相告诉给人民。在他的宣传带动下，很多东北学生都纷纷参加了救亡运动。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王肃同志的革命斗争觉悟不断提高。一九三五年春节，他回到了家乡，在谈论当前形势时，他说：“中国要想好，一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二是要打倒帝国主义的‘儿子’蒋介石。不然，中国就没有好！”

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为收买和欺骗东大学生，发出了将东北大学，改为国立东北大学，并南迁开封的告示。当这一消息传到东大后，引起了学生会强烈反对，学生会立即作出反对南京政府这一决定的决议，王肃同志积极支持学生会这一立场，他在学生中宣传说：“东北大学，是沈阳东北大学，是在‘九一八’后通过敌伪封锁线迁到北平来的。在那困难时期政府不改为国立，今天西安事变发生了，又改为国立了，还要南迁开封……，我到东大学习，是为收复东北家乡，不是为得到国立大学文凭。我们坚决反对改为国立，反对南迁！”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大举向华北进攻，这时东大学生会号召学生向后方转移，当一些同学来找王肃商量转移问题时，他对同学们说：“过去南京政府说‘牺牲未来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希望未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现在是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了，我要参加抗日战争……”接着他唱起了《夏伯阳》游击队之歌“为了光明的新社会，快把斗争来展开！”唱完，他满怀信心地说：“老同学们，相会在白山黑水的时间不会太远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华北沦陷，日本兵进入北平，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东大学生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学生投奔南

京政府，一部分学生挺进太行山参加八路军。在这严峻的选择关头，王肃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责任感，毅然踏入了抗日救国的革命征途！

转战在华北

一九三八年的八月，王肃同志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来到了山西省五台县苏子城南如村，找到了八路军，参加了第十八集团军随营学校政治班学习。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后，便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将王肃同志介绍到晋察冀军分局三分区工作。在他的毕业材料上写着：“王肃同志在学习 中 表现 好，已确定入党对象，因毕业急于分配到前线工作，来不及办理批准入党手续，建议工作单位可介绍其入党……。”王肃同志分配三分区后任宣传干事，他在工作中踏实肯干，积极要求进步，同年十一月于河北省阜平，由当时晋察冀三分区政委王平同志（现总后勤部政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八年，王肃同志调到三分区十大队任指导员。先后又曾历任大队政治处主任（团级）、团政治处主任、分区宣传科长、团政委等职。

在抗战的艰苦年代中，王肃同志一直率领部队转战于华北敌后战场，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他在极端困苦战争环境中，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和普通一兵的本色。他在任团政委期间，组织上给他配备了马匹，可他自己却很少用，就是在行军打仗时，不是给体弱、有病的同志骑，就是给战士们驮东西。他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亲如兄弟，深受战士敬佩和爱戴。

王肃同志十分注重部队建设，他在任部队领导期间，经常利用行军打仗的空隙时间，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

育工作，注意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战士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

王肃同志关心人民的疾苦，注意军民关系，他在任政委期间，每当到农忙季节，总是抽出时间，带领部队帮助驻地群众搞生产。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组织部队搞生产自救，亲自带领干部、战士种地，打草，割柴，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在八年抗战中，王肃同志一直在晋察冀三分区工作。他在部队训练和部队政治工作中，起到了积极地作用，是一名既懂政治又懂军事、既有理论又富于实践的年轻的优秀指挥员。

一九四二年党组织为了培养他，又调他到晋察冀军分局党校学习。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犹如一阵春风吹到了晋察冀党校，顿时荡漾起一片欢腾的浪花……大家点着火把，高唱战歌，敲锣打鼓连夜召开庆祝会。“抗战胜利了！”在一片欢呼声中，不少同志思念起家乡来了。王肃同志觉察到同志们的想法，便耐心地开导说：“我们都是被迫离开家乡和父老的，志愿走上抗日道路的，现在抗战胜利了，想往家乡，思念亲人，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做为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军人，他的言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不能按个人的所想所爱去做，必须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去着想，去行动。”

不久，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需要从解放区抽调一批干部去东北接收和开辟新区工作，组织上考虑到王肃同志是东北人，有利于开展工作，便批准由王肃等同志带领三分区干部队奔赴东北。

热血洒边疆

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王肃同志刚刚结婚不久，就和爱人一起同干部队，从河北阜平步行向东北出发了。为了赢得时间，抢先进入东北，干部队每天要行六、七十里，用两条腿同国民党的车轮子展开了赛跑。当他们到了昌平区的小汤山，准备去山海关上火车时，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国民党的部队已去山海关，火车已经不通了。于是，他们只好绕道去承德附近的一个小站上了火车。

北方的九月，寒气袭人。同志们上了火车都挤坐在一起，可王肃同志却迎着冷风，一直站在车门口，远眺着闪闪掠过的田野和村庄……，列车飞驰，发出有节奏的声响。不知走了多久，王肃同志突然高兴地指着远方，对爱人和同志们说：“看，那就是我的家乡啊！”同志们听说前面就是王肃同志的家乡了，便呼啦一下子都挤到了车门口，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抗战胜利了，日寇投降了，总算回到了家乡啊”王肃同志情不自禁地说。有的同志问道：“政委，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父母，兄嫂、弟弟……，一大家子人呐！”

“政委，你不想到家看看吗？”他笑着对大家说：“自从‘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了东北，我被迫离开家乡已经十多年了，早就希望能回家看看，可是，现在回家还不是时候，蒋介石要抢我们抗战胜利的果实，我们争得时间，就是胜利，在这关键时刻我怎么能回家呢？等到了工作岗位后，形势安定了，再找机会吧……”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合家团聚，王肃同志放弃了参加革命

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合家团聚的机会。

当干部队到达沈阳后，有些同志愿意留到大城市里工作，可王肃同志一再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后来，王肃同志被分到黑龙江组，几天后又继续北上了。经由海伦县时休整一下，便来到了北安。到北安后，临时省委决定，派王肃同志担任黑河地区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出发前，有人劝王肃不要到黑河去：“你到那里干什么？那里地广、人稀，天气又冷……”王肃回答：“只要那里有群众，我们就能生活，有群众在，就有我们在。”“你们去多少？”“不多，就这五个。”“那你又是个光杆司令喽！”“现在看来，伸出一只手就数得出来，不多不少，就这五个！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我就不是光杆司令了！”王肃同志在来黑河之前就把工作方针定了。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站稳脚跟。”几天后，王肃同志带领王文彬、刘挺进、于德水、何学东、李银泉（留到孙吴）等五名同志首批来到了祖国边城黑河。

一九四五年的黑河，虽然处于苏联军事管制时期，但地方敌伪势力雄厚，斗争异常尖锐复杂，有伪警宪特把持着的地方维持会，还有暗中的国民党分子在搞反共宣传，而群众正统观念很浓厚，对八路军共产党一无所知。敌人大搞欺骗，宣传什么“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等谬论，还在背后放出谣言——“国民党接收快来黑河了！”“共产党在黑河呆不长了，苏军一走，他们就完了……”一时闹得人心慌慌，群众不敢接近我们。王肃带领几名同志，就是在这种复杂困难的环境中，开始了我党、政、军的建设工作。

王肃和同志们来到黑河后，住在一位回民韩大爷家中（韩子和），时常吃在街上的煎饼铺里，就在吃、住未定的情况下，他带领同志们首先开始了发动群众的工作。十月末

的黑河已是漫天飞雪，而王肃同志身无棉大衣，脚无棉鞋，迎着寒风、踏着冰雪，日夜奔走于街头巷尾，组织和发动群众。为了打开工作局面，他经常顾不上吃饭和睡觉，半夜三更才归宿，同志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但他总是说：“没关系！一不要担心，二不要怕，我们生活在群众之中，什么都不怕！”他为了接触群众方便，常常不带警卫人员，一个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传党的政策，找工人谈心，组织他们参加八路军。由于王肃同志的正确领导和积极工作，很快就发动起一批劳苦工人，组建起了黑河军分区司令部的警卫连——成为我党领导的黑河第一支军队。我们站住了脚跟，为开辟黑河工作奠定了基础。这时，敌人也不得不唉叹地说“王肃是个硬骨头，不好斗！”

一九四六年的一月，当我司令部刚刚建立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声称要接收东北各地政权，苏军为信守同国民党的协约，令我军撤出城里，王肃等领导同志为顾全大局，我司令部由城里搬迁到城郊的上二公屯。这时城里反动势力十分嚣张，维持会保安队队长范永昌把被我们已解散的保安队又重新组织起来，并扬言要把我们挤出城去。城外土匪四起，声称要消灭我司令部。在这形势十分危急的关头，王肃同志带领同志们，同反动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一手抓部队建设，一手抓政权建设。在城外扩充部队，在部队中发展了党员，增强了部队战斗力。在这期间，曾两次打退了土匪杨青山、张鸣久的进攻，使我军威大震，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了司令部，在城里采取了广泛宣传，发动群众、扩大影响，巩固和发展我党政权。王肃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危险，经常进城指导工作，为躲开范永昌保安队的监视，他带上大口罩，躺在马爬犁上进城开展工作。

由于王肃等同志的坚强领导，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我司令部又迁回到城里。

凡是和王肃司令员一起战斗工作的老同志都说：“王肃同志遇事顾大局，识整体，以党的利益为重。”在开辟黑河的初期，由于敌强我弱，迫切需要干部，需要枪支弹药。一次听说上级给黑龙江省派来几百名干部和一批枪支，大家十分高兴。可是，分到最后，只给黑河两名干部，几支枪。这时，同志们想不通，认为这是边境，情况复杂，困难大。而王肃同志毫无怨言，并解释说：“省委决定先南后北，人力和物力要集中在南部，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能只看我们这个局部，首先考虑的应该是革命的大局，我们目前还能坚持下去，如果实在站不住脚，就上山打游击……。”

在建军的初期不仅开展工作极端困难，而生活也处于极端艰苦时期。当时上级没有供给，地方经济瘫痪，敌人又卡我们的脖子，军队衣、食、用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王肃同志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王肃同志工作劳累，身患肺结核、胃病，但他始终坚持与大家同吃同住，组织上照顾给他的苹果，他让送给伤病员。他还对爱人说：“同志们都没有家，我们俩以后也不要总住在一起，要和大家一样。”

王肃同志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当时黑河的干部是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王肃与他们团结得亲如兄弟。他遇事和大家商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王肃同志是深为同志们尊敬和爱戴的好领导。

王肃同志，是一个一心为革命，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得失的人。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王肃同志的不幸牺牲：

一九四六年六月，王肃同志去北安省委汇报工作，他为

配合三旅进行剿匪，散会后，急于返回黑河。当时，北黑公路上敌人出没无常，省委决定派兵护送他，他执意不肯。只带警卫班就出发了。当他到孙吴再返黑河时，曾两次遭到堵截，后省委又决定从孙吴派部队护送回黑河，当护送部队到达西岗子时，王肃担心孙吴空虚，便命令护送部队返回孙吴。这时，王肃与黑河通了电话，便带警卫班乘一辆汽车返回。当行至松树沟附近，突然遇到杨青山匪徒袭击，由于敌人埋伏线很长，汽车没有冲过去，就被打坏了。这时，王肃同志带领战士下车还击，边打边撤，后王肃与警卫员退到一间草房里，以房屋为掩体，继续还击。这时敌人叫喊让投降，得到的回答却是仇恨的子弹。敌人无耐把房子点着了，在浓烟和烈火中，王肃仍然进行顽强还击。王肃同志和敌人激战的枪声，传到了我西岗子公安队。岳林同志接到西岗区区长宁新春的报警电话，立即派二十多名骑兵前去接应，待队伍赶到，枪声已经平息，敌人逃走了。人们发现王肃同志已壮烈牺牲，他的头部和身上两处中弹，并有烧伤。人们又从灶堂里找到了王肃同志那支已打尽子弹的手枪。和王肃同志一起牺牲的还有前来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刘光烈及其爱人江燕同志。岳林同志从王肃同志的怀中找到了已经沾满血迹的这两位同志的组织介绍信。

王肃同志不幸牺牲的消息传来，人们无不悲痛欲绝。当打开王肃同志的衣服包要给他换衣服时，翻来翻去也找不出一件圆领的衣服，在场的同志和群众都被这情景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后来，只得到供给处取来一套用炮药染的由面袋子改做的战士服，给王肃同志穿上了。

王肃同志为党和人民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三十二岁。王肃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是战斗的一

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在黑河人民中传颂，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黑河人民前进！

（根据王肃同志之兄王玉仓以及王肃同志的同学、战友等有关同志的回忆整理）

往事漫忆

岳林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党中央从各个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组成“东北工作委员会”先期赴东北，然后才派部队到东北。我和李英是从晋察冀解放区来的；赵天野、李冷斋同志是从延安来的；丁逢水同志是从冀鲁豫解放区来的。

在日本投降后三天（即九月六日），我们即从北京徒步往东北走来。韩光同志是“东北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坐飞机先到了沈阳，姚依林同志到了齐齐哈尔。我们在途中，由于形势发生变化，有一些城市没有解放，只好绕道走，因而转向张家口、察哈尔一路往东北来。我们这支干部队伍开始有三十人左右，我是总带队。一路上碰到一些同志，他们也是往东北去的，因此，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这样人数逐渐增加到七十多人。我们沿着长城的烽火台往东北走。新保安这时还被敌人占据，在我们的部队解放以后，我们才又从新保安走到古北口，这里已有苏军，我们又徒步赶到热河。大约在九月中旬到了沈阳，这时，彭真同志已在沈阳，延安的干部队还没有到，我们便在沈阳住下来。

在沈阳车站，我见到了许烈、王肃、陈大凡、王昆成、李英、王文彬、李银泉等同志。我和王肃同志是东北大学的同学，他是编政系的（学俄文），我是学政治经济学的。一

九四二年，我们一同到晋察冀解放区，王肃在中央分局，我在地委工作。

在沈阳没住几天，上级就让坐火车往东北走，我们一共二十三人，包括何学东、赵廉同志在内，王昆成、陈大凡同志带队。在海伦下火车住了几天，找到了地下抗联的顾学东同志，随后我们又到了哈尔滨。李兆麟同志正在哈市，因此，就由我们这二十多人组成了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然后派人到各地去接收。黑河是先派王肃同志来的，一起来的还有何学东、刘兴尽、王文彬，还有胡宇翔。胡是黑河人，他护送于天放到哈尔滨，于说胡不错，经陈大凡同志介绍，任命胡为黑河行政办事处主任。

当时，我们的力量有限，派到各县接收的只有一、二人。如孙吴县只派李银泉同志一人，后被土匪杀害。省工委第二次又派赵天野同志到孙吴，为的是打通黑河——北安的通道，这也是当时的策略。不久，我从哈尔滨到了北安。我是省工委的秘书长，在北安与苏军联系，找到了房子，随后就到绥化去找陈雷同志要枪。那时，陈雷同志也没有多余的枪。在海伦车站，我碰到延安来的同志，在火车上，又见到李英同志；杨国斌同志也是这时来的，他是延安马列学院的；贺景山（黑河人，后叛变）也跟来了。

延安的同志到后，省工委决定我与张继成、李冷斋、吴开平、魏扬、穆海波、李英、薛志侠、赵廉等同志第二批到黑河。我们来时还招了二十多个兵，没有军装，也没有枪，韩洛山（打死邓秀江同志的坏蛋）也是这些人当中的。我们到黑河时，由于王肃等同志的努力，形势逐渐好起来。王肃同志刚来时，形势比较紧张，他们先住在韩子和家，后来才找到房子，就是现在行署北楼楼下的二间房子，里面住人，